

姜汝羣選輯

重訂虞初廣志

王漢波題簽



新出 筆記 俠義 小說

風塵奇俠傳

可作社會宣講之資料

爲力學入德之良助

蓋游俠能維持社會輔助國家正爲吾國對症發藥之良劑不可不提倡之要點也本社力本此旨爰特延聘當代文豪精心撰述並廣搜名著苦心孤詣編纂是書凡古今宇宙茫茫人海中有瑰異負畸之輩瀟跡風塵無論鬚眉巾幘豪華貴介以及屠狗之夫抱關擊柝之流苟能合於仁俠義俠勇俠智俠孝俠烈俠豪俠任俠種種可泣可歌可敬可慕之異聞軼事掇拾殆盡著之于篇或慷慨淋漓或纏綿旖旎不委宛曲折千態萬變真覺劍光鬚影綺語豪氣奕奕飛揚字裏行間洋洋十萬言訂一厚冊定價大洋五角至於封面則倩名畫家俞鏡人先生精繪俠士紆難圖印以玻璃版爲一美人一英雄一名馬點綴其間古香冷豔幽壯無比乃美術品中之傑構也尤爲特色

上海光華編輯社啓

爲立身交游之模範

可作精神教育之導線

世界皇室奇談 三出版

是書爲太倉唐眞如先生譯述對於世界皇室瑣屑之事祕密之舉以及宮闈之異聞內庭之豔話正史所不及詳者莫不一備載出書未及一月已經三版其價值無待贅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世界新婚奇談

是書爲太倉唐眞如先生譯述分世界結婚奇談各國結婚叢話二編並附日本名人之結婚佳話及各地奇異之結婚風俗二編凡舉關於婚姻之宜否婚禮之異同罔不搜羅備載饒有興趣既可供茶後酒餘之談助又可爲研究風俗之考證洵爲近今譯籍中最有興味之佳構也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總發行所

上海六馬路石路口松盛號

東方書局

虞初志補卷三

鄧水 姜泣羣編輯

某女士略傳

王 韜

某女士吳門人。姓氏不傳。與華鬢生少卽同里閨。有文字因緣。四年如一日。猝遭亂離。鬱鬱以卒。美人厄於年命。可爲古今來一大痛已。女士母姚氏。字綠姬。固側室也。生時夢古丈夫授以白菊一枝。顏色澄鮮。迥異凡卉。曰余陶仙也。以此爲汝家女。但當以蘭爲偶。配俗子壽必不永。及醒。不解所謂。九月籬菊正黃。而女生。六歲失恃。哀號如成人。依傅母以長。色潔白如玉。臉映日若芙蓉。年始十一。慧美無雙。書畫詩詞。俱能涉獵。時初識華鬢生。願執贄受學爲女弟子。生乃授以唐詩。是夏華鬢生道署于簷香精舍。蓋女士之別墅也。長夏無聊。教之

補

志

初

虞

虞

初

志

補

作詩雪藕調冰。詼諧間作。閨閣之事。雖有甚于畫眉。而卒以禮自持。不及於亂。自是無日不相見。繼而華鬢生去之海上。踪跡遂闊。酒闌燈施。幾無一刻可以去懷。曾作眉珠盒憶語數十則。以紀當時情事。祕諸篋笥。不以示人。迨乎赭寇之亂。吳門淪陷。女士避兵村落中。轉徙倉皇。玉損花薦。無復曩時歡緒矣。庚申秋間。華鬢生以省故舊。旋吳。曾一見之。木犀花底。小語移時。自此一面。遂成永訣。華鬢生弔之以詩四章。庶幾達諸九幽之下。其一云。欲從太上證靈脩。不忘鴻泥此小留。轉眼鶯花春似夢。當頭樓閣月如秋。青山有約空埋骨。紅豆前身早種愁。填海補天應亦易。相逢今世合休休。其二云。無端風雨困黃昏。獨替花愁早閉門。篋裏尙存新韻本。壺中已凝舊啼痕。生無可樂何辭死。情尙難忘况受恩。灑盡悲秋叢菊淚。荒江落寞臥楓根。其三云。玉色瑤情一瞬空。幾回搔首叩蒼穹。簾前語不聞雙燕。地下書難寄隻鴻。但有離魂來夢裏。徒懷同命各心

虞

初

志

補

中燈昏酒冷誰消遣。強起襦毫賦惱公。其四云。惆悵詞成錦瑟篇。歌離弔夢總淒然。一生恨事空花月。半夜哀音迸管絃。莽莽寒烟埋宿草。茫茫逝水送華年。藥爐經卷無聊日。合寫楞嚴懺悔先。

眉珠盒憶語

華髮生

某女士。姓氏不傳。生少卽同里閨。然末由達微波。親芳澤也。猶憶冬杪春初。寒梅始蕊。相見於茜紗窗底。女士伏几而笑。與予不作一語。凡旁置畫一冊。叢樹寒鴉。墨跡澹秀。詢之則閨中手筆也。予爲題詩。有人在西風正惆悵。又吹落葉上闌干之句。今此冊尙爲女士所庋藏。想當宵闌燈施時。展閱之而惘然也。女士構別室。曲折通幽。小樓三椽。多供古佛。予於樓下讀書。每當日午。女士輒至焚香。所設熏鑪茶具。靡不精好。時展縹緗。與予共讀。女士喜閱唐宋說部。以及稗官雜曲。半皆余所指授。性絕慧警。每覽一過輒不忘。今茲斗室精廬。久無

余跡。雜花細草。猶似前時否。追憶塵。彌爲悵惘。

四五月間。予從錦里返。讀書小樓下。爲休夏計。女士爲予潔冰盃。供雪藕涼沁肺腑。予以琉璃瓶盛清露饋之。一日女士新汲井水。雜以薑縷。和以梅汁。予索飲之。女士獨不許。曰恐因冷致疾耳。今予雖有消渴之疾。僻處於茲。無地可以追暑。欲求甘泉一勺。洗此胸膈間俗氣。不可得耳。

秋時赴試金陵。道過長江。山光送黛。浪花拍天。對此風景。獨增淒惻。顧舟中人無可與語者。因念女士深處閨闥。不能同領壯觀。殊爲恨事。夜闌人靜。挑燈作書。并製寄懷詩四章。中有那有心情連日醉。祇餘雲夢昨宵歸。碧玉工愁偏此日。泥金寫帖是何年。數聯皆紀實也。

女士庭前多植鼠姑。春暮盛開。巡闌索笑。時携纖手。並立檐下。以情妙之語。互相詰問。女若愁若怨。宜喜宜嗔。意有得之於言外者。尙憶積雨初晴。燒燭夜讌。

補

志

初

虞

虞

初

志

補

花影歷亂。鬢影蕭疏。幾不能辨。今美人無恙。花亦依然。而予不能一日相對也。思之腹痛。

女士能飲。尤嗜醴酒。能盡十餘罍。不醉。有鬱金香者。仿京江之製。芳馨郁烈。味極甘醕。余購得二甕。以饋女士。值此闌藥。嫣紅簷花。姹紫洗杯相對。殊有佳趣。余意弗在酒。每不及醺。女士亦三爵而止。今日酒壚轟飲。與屠沽爲伍。露醉失聲。不覺別有悵觸也。

女士以舊帕贈予。淚痕尙在。私謂予曰。勿爲外人道也。予以異香熏之。置諸枕函。每值酒闌夢醒。時出視之。覺點點盡是血也。

後爲室人夢蘅所見。笑詰予曰。此非彼妹之所贈耶。予亦笑而不答。迄今香埋地下。影隔天涯。兩處茫茫。俱成長恨。能勿黯然。女士年幼工愁。每有難言之隱。秉性嫺靜。善處於繼母寵婢之間。承事繼母。務得歡心。女士爲父所鍾愛。而人

持其短以譖之者。亦復不少。故輒背人飲泣。與予論及家事。則撚帶微睇。若有所感。否則嗚咽不語。近聞母亡。婢去。新姨見嬖。家庭之事。又一變矣。不知女士何以處此也。

夏從錦溪返。道暑小樓。得與女士晨夕相聚。秋試報罷後。卽就館錦溪。數月僅得一見。女士與余。要非無情。料得日長倦繡。漏永挑燈之際。定必念及。惜以盈盈脈脈。未能達此微波耳。舊作錦溪寄懷詩。末首云。欲啼還止雙行咽。將別仍牽兩意同。曲桁簾波看瑟瑟。迴廊屐點聽弓弓。非愁非怨情猶昨。無據無憑夢未通。香墨粉箋和淚寫。囑誰好寄此詩筒。蓋指女士也。今予遠至滬上。四閱歲華。欲寄寒梅。苦無孤鴈。細字短絨。徒見墨跡淚痕之狼藉也。

予夏日羅巾微污。女士手爲洗濯。曝諸庭中。至夕忘收。囑其小婢。携入房櫳。小婢曰。庭中之物頗多。豈懼一帕爲人所竊。女士聞小婢抵觸之詞。默不一語。噉

補

志

初

虞

泣竟夜。是事爲他媼所述。余聞之惋嘆不已。始知女士之一往情深也。

余見女士。每於日間。至於夜深。未嘗一聚。猶憶歲闌時。夜漏已半。女士父他出。未歸。坐待殊寒。圍鑪團飲。女士薄醉。余亦微醺。女士呼婢小瀹苦茗。藉以解醒。背鐙而坐。與予絮談。語及深際。輒俯而不答。否則怒之以目。此境此情。非外人所能領會。予得親歷者。三載有奇。至今神情掩斂。猶如昨也。寂寂旅窗。一鐙如豆。輒呼貧貧不置。

予舊作深鎖詩一律。暗紀夜見女士之事。今稿已散佚。僅記四句云。深鎖歲華。隔幾重。淚痕已凝枕函濃。見偏掩斂如神合。日尙猜疑况夜逢。鎖魂盡在箇中矣。

女士與予共讀之時。日長多暇。戲搜古人書籍。於唐宋說部中。見事之涉於有情者。必手爲校錄。蠶眠細字。盈几滿篋。女士曰。他日若得成書。當名之爲剪愁。

瑣錄。又謂予曰。我兩人情事。不可不誌。爰成一集。出以庾詞。句甚瑰麗。凡閨閣之語言。離合之端委。纖悉備載。其後予應試白門。此事遂廢。今數卷尙存於破麓。觸撥前塵。不忍展閱。當西風起後。紅豆開時。啓緘細讀。淚從聲下也。

予曾著華胥實錄一書。純記夢中與女士相遇之事。頗涉狎昵。女士見之。始則頰微頰。繼而淚終忽大慍。卽欲持白父母。以情婉求之。不可。方緩頰間。其父母俱從堂中出。予窘甚將逸。而女士已拭淚危坐。女士父母以其神色變異。問其故。則以天寒衣冷對。明日予至。卽以書納還袖中。予曰。昨日令人心膽俱裂。今請焚之以謝過。女士一笑而罷。近人題拾某記詩。有云紅閨最怕人俱說。爲勸蕭郎莫著書。女士亦卽此意。

余思慕女士。勝於饑渴。別輒有夢。亦不知其所從也。夢裏綢繆。亦難自主。千回百折。別有深情。一夕夢讀女士寄懷詩五首。情詞愴惻。余捧之而泣。晨雀喧簷。

虞

初

志

補

遽然而覺。今別已久。不復作此佳夢。豈因緣已盡。并此夢境而亦斬之乎。女士不喜焚香。謂世俗所炷者。皆非珍品。着於衣袂。常帶烟火氣。每至冬月。獨於小熏爐中。雜以水沉香屑。不見烟篆。滿室中自覺芳馥。垂簾默坐。萬念俱寂。今余逐臭海濱。久不領略此味。迴憶棗花簾底。細撥鑪灰。絮談愁悵。此境幾疑爲天上也。

余家有蠟梅一株。花繁而艷。香徹齋室。余蚤起。必摘含蕊。以供女士晨粧。記得冬窗漏殘。嫩寒料峭。女士擁鑪未睡。以碧磁碗盛花數種。倩余細揀。貫以紅線。裝以銅絲。盤於鬢髻。長短相宜。女士慧心妙想。大率類此。

女士所居室宇。務極曲折。堂後折而東。爲書齋。齋之左折而南。繚以長廊。由廊而東。有精舍三楹。地極僻靜。庭中疊石成臺。多種薺葡。臺左芭蕉一株。新碧欲滴。夏雨初過。綠滿一室。窗明几淨。殊有幽趣。女士臨池作畫。常在於此。偶婢媼

不在側。余爲之調碧研朱。儷青配白。時泥金甚貴。里中無此品。女士輒市金葉。以指甲研之。亦復細潤可書。非女士細心體會。亦不到此。

精舍地勢卑下。牆宇甚峻。日光不至。故夏日殊涼。靜坐斗室中。幾不知有盛暑。然高樹叢篠。籠翳窗牖。晴亦疑雨。入之覺陰森之氣逼人。一日時方炎夏。天忽陡變。余訝此時。何得有秋意。女士曰。豈不聞諺云。預先十日作秋天耶。是非天公喜事。故作秋蓬鬆也。予因歎其敏慧。明日忽又酷熱。予笑謂曰。天公性情狡獪。任爾聰明。終猜不出矣。女士亦爲粲然。

余與女士飲酒。不設觴政。問爲射覆。否則猜枚。負者擊腕爲罰。卽酒亦各隨其量。女士不喜拇戰。雖碁之不屑發聲。纖指青葱。弗肯輕露。余戲呼爲鈎弋夫人。紅燈影裏。角彩尋歡。每每繼以嘲謔。第不及亂耳。醉眼茸茸。偷攏薄鬢。此景已隔數年矣。日月如馳。所思不見。令人何堪回首。

虞

初

志

補

殘春向盡。海棠初開。小雨霏微。薄寒如水。女士偶抱小恙。余自吳淞歸。與之相見。執手瞪視。不作一語。藥鐺狼藉。猶擁書數十卷。以爲消愁計。病稍起。小閣垂簾。雜弄翰墨。拈筆撚脂。偕余破寂。然腕殊弱。作百餘字遽止。女士填清平樂一闋。自紀其事曰。悵悵如水。小閣簾垂地。料理藥爐人病起。乍暖乍寒天氣。春晴落在誰家。春風薄透窗紗。對鏡纔知容減。一春愁殺梨花。今冥想此境。不可復得。爲作一絕句云。鑪煙鬢影劇相思。簷蔔花開曉起遲。苦憶日長臨楔帖。水晶簾底界烏絲。

女士於余。愈暱而愈疎。於數人雜坐之際。聞余聲卽匿而不出。稍發一語。紅暈於頰。昔時余至錦溪。往辭女士。女士必謂余曰。風尖寒峭。幸自珍重。至後相辭。祇微應曰。唯。不復更置一語。其情則萬種纏綿。其詞則一字吞吐。天荒地老。此恨綿綿。室遙途渺。永無見期。思之酸鼻。零涕弗止。恨不奮飛至彼。一傾肝鬲也。

虞

初

志

補

初余幼時左臂有黑痣。及長如澹墨。略約可辨。女士把余臂。諦視再四。余曰。是未爲奇。因出右手。有文如王字。點畫明朗。女士笑云。與姓巧合。不殊當日宋仲子也。乃言已腹之右。亦有赤痣。因解羅襦以相眎。余視之。紅痕嫣然。纖纖一彎。狀若新月。嗟乎。女士於親故。每不甚酬應。而獨與余相昵若此。其始有夙契也耶。何以雲散風流。一別不見乎。

女士一日晨起。雲鬢蓬鬆。流連小閣中。余適踵至。笑指屏上一姬曰。是臨鏡理粧者。丰神澹遠。酷肖卿耶。女曰。是爲羅氏所畫。筆致猶覺秀逸。閣中文窗。几。陳設殊雅。花枝姪姘。頗堪娛目。閣爲女士生母之閒房。其母早殞。閣遂閉置。女士每至其地。輒爲傷悼。余必曲意慰籍焉。

余於季夏。從錦溪歸。女士出見。秀影亭亭。殊勝于昔。薄暮設讌於小欄干側。女士與余對坐。杯酒迴環。殷勤相勸。几側置唐詩一卷。字跡端媚。女士所手錄也。

虞

初

志

補

女士爲余背盧仝月蝕詩不爽一字亦奇慧也。

邨中三月農父多演劇賽神。女士畢集。女士約余乘舟往觀。余至殊早。女士晨粧未竟。髮香而細。雲髻初盤。眞覺娟秀如畫。余以扇障日。偶爲篙工所破。女士惋惜弗置。余曰。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耳。女士不語良久。俯首微哂曰。君非寶玉。妾豈晴雯。何得以醜語詆人也。因爲累日不歡。越日余謂之曰。一昨失言。吾知過矣。女士則他顧而笑。此境此情。今追憶之不啻夢幻也。

女士於稗史中。酷嗜紅樓夢。茶餘飯罷。把玩不忍釋手。讀至黛玉焚詩。輒爲彈淚。謂余曰。此天下有情人也。余心誌之。而知女士亦深于情者。於傳奇中。則牡丹亭。西廂記。反覆流覽。研匣隨身。筆牀在手。小帙短編。拋滿繡榻。圖書叢裏。鬢影婆娑。亦佳話也。

女士修短適中。穠纖合度。將笄之年。靡曼寡儔。猶憶仲春時。予從鹿城應試歸。

饋以香串繡帕。女士堅不肯受。強之再四。乃納諸袖。後越旬日。女士忽謂余曰。曩君所贈之物。已分惠小婢矣。余曰。何爲卿誑予耶。女士曰。君意良厚。然是物實不欲藏諸笥篋。予錯愕不語。女士亦迴顧無言。其詞恍惚是耶非耶。至今猶成疑竇也。

女士年稍長。卽不輕見予。避予若仇。然於深幄垂簾之地。猶共促膝私語。一日四顧無人。女士謂予曰。君與我異日當何如。余曰。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此心耿耿。終不敢忘。女士忽大慍。雙眦熒然。盈盈欲涕。不語者久之。而不樂與予者數日。

女士雖不談禪。而微言雋論。往往有禪理。性不喜囂。碧窗寥闌。澹然獨坐。嘗謂予曰。佞佛者愚。闢佛者妄。精廬小憩。炷香誦經。可懣惡緒。若布施緇流。躬詣寺刹。以爲精虔敬禮。可冀往生福地。竊非所取。女士家風。酷言空王。其言蓋有所